



群眾家搞到些粗玉米餛飩，一人吃了一個，喝了一肚子溪水，又繼續行軍至夜半，部隊休息。中堅同志和我與另一個同志三人共蓋一張被子，躺在鵝卵石淤泥的河床上，睏了幾個小時又出發了。

到太行山後，娟紅女士（編者註：李娟紅，中堅在港結識的女朋友）仍能和中堅同志通信。從此以後，娟紅女士即改名為「堅紅」。如堅紅女士仍健在，請向她致以深切的敬意。

以匙代棒 指揮唱歌

中堅同志在隊裏是歌詠骨幹（他開始不會，以後學的）。他經常用鋁製的飯匙的把子作為指揮棒（抗大的學員上衣口袋裏很多人都插一把飯匙和一把牙刷），指揮全隊唱歌。臨畢業前，他還指揮全隊唱《抗大畢業歌》，那「別了，別了，同志們，我們再見在前線！」的激昂戰鬥歌聲，至今猶如在耳畔。

勝利 33 年了！中堅同志當年講的「勝利後會有好茶喝的」，自然是千真萬確。現在的人們又何止是品嘗佳茗而已？而那時對烈士們却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！

中堅同志的光輝事蹟很多，恕我不能詳述。就此，以我為紀念中堅同志入黨 43 周年的拙作作為結束：太行舉拳宣誓時，理想遙遠似無期；碧血鋪平崎嶇路，誰帶吳鉤（註）又奔馳！

（寫於 1982 年 5 月 5 日）

編者註：吳鉤乃是春秋時期流行的一種彎刀，它以青銅鑄成，是冷兵器裡的典範。後被歷代文人寫入詩篇，成為馳聘疆場，勵志報國的精神象徵。

（以上兩文原載校友會會刊《國光》2014）

夜趕龍門場（遺詩）

黃祖雄 遺詩

前進啊，同志！前進，進！
 為了實現我們的崇高理想，
 我們要更加堅決頑強。
 目的地——不走，是不會到達的。
 革命大路——不是你幻想的那樣平坦、康莊！
 忍著兩腿酸痛吧！
 忍著軋軋的饑腸。
 加油，再加油啊！
 前面已隱現出曙光。

不要悲傷，不要徬徨！
崎嶇終有盡頭，
前途已隱現出曙光！

誰沒有美麗的家鄉？誰沒有慈愛的爹娘？
誰不願家庭美滿？誰不戀愛人溫香？
可是，我們不能——
充耳不聞，熟視無睹！
看！敵機在盤旋！
聽！炮火連天響！
大時代告訴每個青年：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！
祖國需要我們——
慷慨奔赴，保衛邊疆！
現在已經不是醉生夢死的時候了！
走吧！
投筆而起，共逐強梁（註）！
註：強梁——指殘忍凶狠的人，喻日寇。

國家民族至上

壯哉！一首壯懷激烈的詩篇。年華未到卅的祖雄校友，用自己的血與肉喊出了生命的最強音：離別了雙親與戀人，拋開了安逸生活，放下教鞭扛起槍桿，自覺擔負挽救國家與民族危亡的使命，奔赴抗日救亡的最前線，這是千百萬視死如歸的鐵血男兒的縮影！如今吟誦起來，依然教人血脈沸騰，字字擲地有聲。

詩稿取名《夜趕龍門場》，創作於夜行的軍旅生涯。也許在創作時，野蟲在營地周遭亂鳴，槍炮聲在不遠的城鄉乍響。一身戎裝的祖雄校友握筆疾書，把滿腔家國情懷傾注紙上，充分顯出軍中秀才的瀟灑風範，更寄託那份崇高、純粹的愛國、報國胸懷。

壯志塵封七十載

令人思緒起伏的是，祖雄校友 1938 年秘密離港北上抗日，1942 年壯烈犧牲。惜遺詩未有寫下創作日子，且一直隱沒於世。然原稿之末，因見有祖芬校長題記，而得悉此乃由顏焰新老師親筆記下後交到他的，時值 1987 年 12 月，可知是在成詩 40 多年後，方能輾轉傳遞到烈士親屬手裡，而在此之前想必是經有心人作長時間的珍藏。時至今日，我會編委成員在整理祖芬校長所藏遺物中發現了詩稿，感到彌足珍貴，決意將詩稿公開披露，以表祖雄烈士當時報國的心志，然而令人感慨的是距離成詩之日，起碼已超越時空 70 載！